

【烟火人间】

## 西瓜里的流年

□余平

大学时有位美女同学到我们男生宿舍来玩，有人故意把一个西瓜切成大月牙状，恭恭敬敬端上去，然后一圈人围观，静静地等待女同学下口。不吃这西瓜似乎辜负了大家的心意，如果吃西瓜，那么多人都在看，啃到最后瓜皮洗脸时，估计所有的矜持和骄傲都跟着西瓜吃进肚里去了。正在美女为难之际，我接过她手上的瓜，然后掏出一把折叠小刀，左手端瓜，右手对着瓜瓢竖切几刀，再横拦一刀，最上层的瓜瓢就成了几小块。我用刀尖叉起一小块瓜瓢递给美女，算是替她解了围。如今，美女同学已是我的妻，这也算一出西瓜姻缘吧。

其实我骨子里还是认为吃西瓜是件跟优雅无关的事。三下五除二把西瓜切成几块，然后飞快地抓起一块啃将起来，这是何等痛快！妻子还是保持她的淑女作风，把瓜切成小薄片，用牙签叉着吃；有时她还会不厌其烦地把瓜瓢挖成一颗颗小球，堆成一盘，再一颗颗地享受。我总觉得这样的吃法会使西瓜酣畅淋漓的滋味大打折扣。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是鲁迅为我们展示的少年闰土月夜刺猹的场景。每当读到这段文字，我便有说不出的亲切感。父亲每年夏天都要种很多西瓜，我一点点地看着西瓜秧从长出小苗，到慢慢铺展开绿叶，然后开花结果。西瓜一天天长，到了成熟的季节，父亲会在瓜园里搭起一个瓜棚，我就是那个日夜看瓜的少年。

夏日母亲总会从地里摘个西瓜，把它们放进竹篮里，再拿到我家后院的老井中浸泡。那口老井直径约一米，井壁由青砖砌成，井水冰凉，口感清冽甘甜。我看瓜累了回家，母亲会取出用井水冰镇过的西瓜切给我吃。自此，那冰甜的味道也就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吃剩的瓜皮母亲舍不得扔，再给我做一道凉拌西瓜皮。方法很简单：把瓜皮洗净，去除瓜皮最外层的青衣，然后将西瓜皮切成丝，装盘后放入香菜、蒜泥，调入盐、醋、糖和香油，搅拌均匀后即可食用。这道菜脆嫩鲜美，还可以解暑解乏。

最近网络上有夏日必备三要素的话题，西瓜、冰激凌、啤酒名列前三。那一水红水红的西瓜又勾动了清凉甘甜的味蕾。所有的美食，与它长相厮守，不离不弃是一种舌尖的享受；而久别重逢，才更能品出其中的真味。故乡的西瓜让我的味蕾有了浸心的记忆，直到终老也不会改变。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向平 组版：陈明丽

【故人背影】

## 有心长作济南人

□杨曙明

认识朱文兴书记是在1992年。那年，他来到区里挂职区委副书记。虽然后来他又担任过多个领导职务，但我却自此称呼他为“书记”。因为我觉得，这个称呼透着亲切，更透着敬重。

记得那是1993年春，朱书记带领历下区各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们赴胶东参观考察。当时我在文化东路街道办事处担任党委书记，因而有幸得以随行。途中闲聊时，我们得知彼此都有相同的文学爱好，于是，在工作交流之外，也就自然而然地多了些文学的话题。正是文学话题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密切了我们的感情。他学识渊博，品德厚重，虽是我的上级领导，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因而我对他更为敬重有加。也正因此，我便把他尊为老师，视为文友，至于上下级的领导关系，反倒退居其次。

朱书记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其文学素养之高，文采、文思之飞扬，让我十分敬佩，且自愧不如。我在担任历下区作家协会主席那几年间，每有文学活动都特别愿意邀请朱书记参加，他每每都是热情应邀，并贡献佳作。我们在编辑《济南的味道》时，他为之创作了《远近高低看历山》；编辑《历下倾城》时，他又创作了《羨煞历下风光好》。记得2014年春，在我们举办的“历下倾城”征文活动中，他的《历下秋风吟古亭》荣获一等奖。历下作协曾经主持编辑的《历山》季刊，虽然名气不大，但朱书记仍然经常赐稿。如：《曲水流觞百花洲》《留住老街巷的记忆》《状元府里思前贤》等，他的这些美文佳作，不仅为《历山》杂志赢得了好评，更让历下文学殿堂更加璀璨。

在我的心目中，与其说朱书记是官员，莫如说他是文人名士。他是上海人，可是从参加工作之初来到济南，就把泉城视为第二故乡。他说：“济南有独特的秀气和灵气；济南有我的人生，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爱济南的泉，我爱济南的柳，我爱济南的山。”他那部《有心长作济南人》便是由此而来。这本散文集在全国第六届冰心散文奖评选中，荣获优秀作品奖。书中所收入的作品，篇篇都是美文佳作。如《赏不够的趵突泉》《众泉汇流明湖美》《泉水清清润济南》等，更是让人百读不厌。“作家始终关注着时代的脉动，社会的蝶变，用散文讴歌改革开放，且篇篇都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犹如一部充满精彩历

史故事的隽永散文诗，读之如临其境，能得到美的陶冶和享受。”这是媒体在刊发《有心长作济南人》的书讯时，配发的编者按，我觉得非常到位。

朱书记虽然位居市领导之列，但他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性情中人。他不仅品德敦厚，关注民生，而且还爱憎分明，敢于直言。朱书记有一本《泉边絮语》，内容是在2008年至2015年间，发表在报刊上的“短平快”言论合集。这些短小的时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起初并“没有设定明确目标和系统规划，只是触景生情地有感而发。看到凡人善举就撰文赞美，看到陋习弊端就秉笔直书。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都是直抒胸臆，以弘扬正义、新风，推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风范传春秋，文兴韵绵长，朱书记是一位难得的济南名士，更是一位难得的泉城好人。

我曾经结集出版过《有话明说》时评集，书序就是由朱文兴书记费心而作的。“曙明善于发现和抓住城市管理中的软肋和市民行为举止方面不文明现象，撰文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批评，且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对于制止不文明现象，弘扬文明新风，发挥了很好的鞭策、引领和促进作用。他这种爱管闲事，有话明说，敢爱敢恨的勇气，体现了一个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和一个责任市民的主人翁精神。现代社会亟须这种精神，城市文明亟须这样的公民。济南要建设美丽泉城，需要有像他这样的、更多的文明守望者。”我觉得，朱书记这些褒扬和夸赞之语，更像是他本人的“自我画像”，因为他才是名副其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文明守望者。

我与朱书记因为志趣相同，且我又视他为人楷模，因而我经常浏览他的朋友圈。他虽不是天天都发，但隔三差五总有“发声”。在朱书记发的信息中，我深深地领悟和感受到他热爱生活，热爱济南的炽热真情。朱书记的信息停留在2019年9月24日，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发过消息，我也是从这个“反常”中，隐约地有了不祥的预感。

两年多来，每每不见朱书记“发声”，我便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祈祷，期盼他能再发信息，可如今我失望了。得知朱文兴书记去世的消息，我虽然并不觉得多么突然，但心里还是充满了深情的怀念。朱书记虽然走了，但我会永久存留他的信息，以此来表达我的感念和追思。

【如歌岁月】

## 阳光下的桑树

□矫发

1981年夏，我因工作调动要离开茅家屋子小学，最不放心的桑叶和桑果孪生姐弟俩，那年他们十岁。这是一对品学兼优却家庭不幸的孩子，大山一样的苦难早早地压在他们身上：父亲是村里的电工，人高马大，想不到这么一个心直口快、无忧无虑的人会因为心梗而病逝；母亲又多病，长年抱着药罐子。

桑叶是学习委员，几次提出辍学，我作为班主任一次次挽留了她。当时民办教师工资不高，我和同事阿瑜承担了他们的学费。

去新单位报到前，我顺路去桑叶家道别。那天旭日高照，光线温暖而绵长。知道我要来，一大早桑叶和桑果姐弟俩就站在门前那棵高大的桑树下，局促不安地踱来踱去。桑叶右手还提着冒尖的一小提篮桑葚果。

我仿佛看到，姐弟俩天不亮就起了床，笨手笨脚爬到那棵老桑树上摘桑葚——那年它的树龄60岁，正值花甲。农人都知道，葚果好吃，然采摘不易。即使在当年生的桑园里，要摘满一小提篮也得花费大半个小时，何况是爬在晃悠悠的老桑树上采摘。

数不清多少次来这里家访了，一次次从树下走过，一次次聆听它的浅吟低唱，风声雨声飘落在树叶上的声音。这次，站在树下，我再一次端详这棵枯枝发新芽的老桑树。它葳蕤茂盛，树冠如伞，果实有发白的，有绛红的，有蓝紫的，也有红中带白、蓝中带红的，像节日里摇曳的缤纷彩灯，缀满在枝桠丫丫间。

桑叶紧握着我的手，桑果搂抱着我的腰，呜呜地哭成了泪人。我知道他们舍不得离开我。桑叶忽闪着那颗会说话的大眼睛问我：王老师，你还会回来看我吗？我擦拭着她眼里的泪花答应她：会回来的。

从教师转行后，我一路奔波辗转。以后零零碎碎听到两人的一些消息，但一直无缘相见。这年小满时节，老家举办首届桑葚采摘节，我欣然赴邀。想不到举办地就在茅家屋子，想不到采摘节的现场就是桑叶的农庄，更想不到开幕式就在那棵百年桑树下。

村庄已天翻地覆，乌枪换炮，原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宽阔的水泥马路，双向车辆自如过往。道路两旁安装了高杆路灯，栽植了法国梧桐、银杏、百日红等行道树。原来的垃圾湾塘也变身荷花池，荷叶田田，荷香阵阵，蜂飞蝶舞。桑叶家的茅草屋也已经翻盖成了二层楼房。

年过半百的桑叶见了我非常激动。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县农业局上班。那些年政府鼓励干部领办企业，她当起了“新农人”，办起了合作社。从开始流转几百亩到现在流转上千亩土地，建起了集种植、养殖、生活、加工功能的农庄，对农副产品和蔬菜进行深加工，注册了商标和地理标志。乡亲们也沾光了，足不出庄，既领土地款，又在农庄当工人领工资。

这些年，桑产业规模越来越大，桑叶又围绕桑树做文章，延伸产业链条。她说，桑树浑身是宝，叶、果、皮、枝、根皆可入药。桑叶可以制茶，霜后的桑叶可做中药，是上好的保健品。桑叶晒干揉碎掺在小麦里磨面粉，可制成桑叶面条。桑皮可以用来造纸，临朐的桑皮纸自古有名。采摘的桑葚果在青岛市场供不应求，而且价格不菲，可以制成桑葚酒、桑果面条。桑树枝条柔软，可编筐编篓制工艺品，出口日韩欧美市场。

活动过后，意犹未尽。桑叶又招呼几个同学陪我去茅屋小学旧址走走看看。如今学校没有了，只剩了一排摇摇欲坠、缺窗少门的房子。屋檐下长满了丛生的构树。房前空地上栽满了一排排整齐的毛白杨，树下刚刚追施了鸡粪。湾塘还在，碧水澄澈，水草疯长，芦苇茁壮，野鸭戏水，鱼儿游荡。据说，这里将改建成桑梓文化馆和桑葚产业研究所，让乡亲们永远留住乡愁。

正午，骄阳似火，照在郁郁葱葱的桑树上，它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桑树下，历经苦难和挫折的桑叶笑容灿烂、乐观，她瘦削的身躯愈加坚强挺拔。